豆瓣阅读征文大赛
优秀作品

白事會

大了特别忙

白然 著



征文大赛
获奖作品

白事会

自然 著

豆瓣阅读 出品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QQ：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获得上百个书单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址：http://www.ireadweek.com 如于某种原因，经常换网址 如果打不开，可以qq联系我

目录

白事会

寿衣不能提前做

包子是谁吃的呢

给我每人两头牛

后备箱的铁锹

太平间的婚礼

刚死的人不能摔

雷雨天气养猫的注意了

屋子大有什么用

哭了看不清

大师也怕呛

一天之内

一个老党员的情操

斑马线

司机师傅都长点心吧

穿寿衣发个朋友圈

掰不开就在一起

美丽的姑娘

资深大了的一生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号。



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加小编QQ一起读书

QQ号：2338856113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20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1、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2、 每年豆瓣，当当，亚马逊年度图书销售排行榜

3、 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5、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著

6、 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7、 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8、 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9、 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10、 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和得到电子书

更多书单，请关注微信公众号：一种思路



白事会

大了，在天津准确的读音，了是三声。是天津人对婚丧嫁娶组织者的一个称呼。现在大了是专指从事白事的组织者。我有个朋友，他家就是祖传做这一行的，平时他喝多点酒，我们就求着他讲，他那些大了惊心动魄感人至深的白事。从他嘴里讲出来的白事，生与死都太有意思太有意义。还有以下这些白事故事都是真实的。

寿衣不能提前做

夏天和冬天最容易死人了，一般死的还都是老人。冬天还无所谓，天冷死人也不怕冷。可夏天不行，死人怕热啊，尤其是40多度，三天下来，满屋子里都是臭味。现在有冰棺材了，以前可没有。就是拿两盆冰放尸体下面。那个时候连个电扇都没有。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跟着我爸，来到一家。那是一个老太太可能有80多岁了，特别的胖，心脏病死的。老太太的寿衣是几年前就准备好的，可他们忘了一点，老太太胖了这个事。家里一有人死，人就慌了慌张的。

我从头说啊，中午吃过午饭，老太太说睡一会儿，后来就没有醒，睡过去了。老太太这一没有醒，全家人就都慌了。我爸爸那会儿也正睡午觉了，我放暑假，看电视，正演西游记三打白骨精那集。他们家就来了。也不远。我爸爸就喊上我。我们和串门一样，溜达着就去了。

到了他们家，所有人都站着迎接我们的到来，老太太就和睡觉一样躺在床上。旁边放着几件衣服。此时老太太的儿子过来，对我们说：“这是我妈妈自己准备的衣服，她以前就交代过，死的时候，要穿自己亲手做的衣服。”

“行！那是你们给你妈穿还是我们给穿？这天太热，要穿就快点，一会儿人就容易发起来。”我爸对那儿子说，我爸是有职业经验的。

“哦哦。对对，发起来，那你们给穿吧，这样是不是也能快点。”那儿子说的发起来的时候，眼里全是恐惧。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到一团面。

“那行！你们过来两个人，帮帮忙。有剪子吗？给我，我们先把老人的衣服剪开。再给我拿一瓶白酒。一块干净的毛巾过来。给老人擦洗干净。”我爸话说完，至少有30秒没有一个人动，30秒以后屋子里的所有人又全部动起来。20几分钟以后，已经都擦洗完酒也空了。行了，可以穿寿衣了。我爸多有经验，拿起寿衣一看，又看了看老太太，就开始摇头。

“这衣服做的太瘦了。你们自己看看。”我爸用手把衣服打开，我一看，心想，这老太太手真巧，给自己做了一件旗袍。还是棉质的。她

做的时候可能是冬天也许以为自己能在冬天死。怕自己冻着。

“师傅，我妈妈是南方人，嫁给我爸爸才来的天津。您看看这怎么办呢？”那儿子更慌了。

“现在改也来不及啦。也没有这个时间！你们几个也别闲着。看看去哪里弄点冰块，大块的那种。快去！”我爸全身都是汗，衣服都贴在身上了，跟刚洗完澡似的。

“师傅，那您看怎么办？我妈妈就这一个最后的遗愿。”儿子已经哭了。

我爸也急了，说：“你们几个女的都给我过来，先把这衣服里的棉花都给我掏出来。快点！”

此时冲过来两个女的，都50多岁的样子，拿起剪子就把衣服剪了一个大口子，两个人四个胳膊，伸手往外掏棉花。顿时，她们两个成雪人的样子。反正当时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很快又过来两个人，她们一起掏，有的掏袖子的，有的掏后边的。我想如果老太太能看到这个情况，能气活过来也说不定。屋子里全是棉花，像下了雪一样，加上大家又都出汗，棉花遇到汗都粘在手上身上脸上头发上。这可是八月最热的伏天啊。场面太诡异了。还有一个老太太只盖着个床单，等着要穿她这辈子最后的一件衣服。

最后四五个“雪人”可算把棉花都掏出去了，寿衣也被剪的都是口子。我爸说这哪行啊，缝好了啊。“雪人们”又开始缝，这又过了快一个小时，再看缝好了的衣服，谁看了都傻眼，各种颜色的线，缝的乱七八糟的。一件好好的寿衣旗袍，这可是老太太的最后的遗愿，最后成了一件乞丐服。我爸叫过来刚才那儿子，问他：“你确定，要把这件衣服给你妈穿吗？”

儿子也顶着一头棉花，拿衣服看了又看，当时也犹豫了。我爸说：“你要快点决定，老人那里还等着呢？”儿子想半天说：“我和家里人商量商量。“他拿着衣服走了。不会儿功夫来了几个人，都同意还是这件。

我爸爸深深的点了一下头，说了声：“那好！你是儿子，你就是孝子。我要先把衣服一件一件给你穿上，然后你再脱下来，一起给老人

套上。”说完，我爸一使劲，只听“呲啦”一声，一个袖子被撕下来了。然后是另一只。那儿子刚要急。我爸说：“我不撕你妈不可能能穿进去。”然后一件一件让他穿，都是旗袍啊。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个男人，一次穿三件旗袍。穿好以后，我爸像个裁缝一样，从身后面，把衣服一下子剪开，三件连在一起的旗袍成了两个左右部分。然后我爸让我帮忙扶着分左右两部分给老太太穿好。袖子也是在后面剪开再套上。然后从表面看，根本看不来任何破绽。盖上一层蒙脸布。又盖上寿单。寿被被我爸直接省去了。

包子是谁吃的呢

你们都觉得我爸厉害，其实我妈才叫厉害呢。这可不是我听说的，是我亲眼看见的。小时候，我们家住5栋，前面还是后面的，我记得是12栋的，那天夜里下大雨，我爸喝多了，怎么都叫不醒。有人大半夜敲我们家门，说他们家有人上吊了。就因为两口子吵了两句。我妈一看，只能她去了。这和医生一样，救死扶死，都是要命人家才求你来的。不能拒绝。不是钱的事儿，再说那会儿也没有几家寿衣店，大了也少。都是邻居，我妈妈也不好意思说，下雨了我们不想去。只能去，没有办法，把我叫醒了，跟着。我也习惯了，醒了揉揉眼穿上衣服鞋就跟着走。（我啊，那个时候上小学3年级左右。我也没多想，从小这样习惯了。）我和我妈都穿着雨衣，那个时候我家还没有雨伞。

我看着有个人躺在床上，据说是救护车刚走，说没有救了。我妈问：“她丈夫呢？”不知道谁回答：“被救护车拉走了。吓得神志不清了。”我妈说：“那来吧。你们谁能说了算？”此时站出一个人来说：“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和我说。”我妈说：“咱们大晚上的先不要闹，把人先安顿好。穿好衣服。明天一早再通知大家，搭床板什么的也明天早晨再说。你们觉得行吗？”大家纷纷点头。用敬佩的目光看着我的母亲。当然我也是。

我妈不胖不瘦，不黑不白，平时也不爱说话，但只要说话就必须听。我妈妈走到上吊的女人身边对着她说：“你说你！没事上什么吊？看你这眼珠子，都快跑出来了，还不舍得闭上，干嘛呀？舍不得谁？还是有什么委屈？那你现在也说不出来了吧？谁让你没有事上吊的。来，闭上眼睛。我妈用手把她的眼睛合上。这个镜头我也在电视上看到过。人民解放军死了，只要说：“我们会替你报仇的。”眼睛就闭上了。我也以为，我妈妈说半天，怎么也给个面子，可那个女人就不闭眼。我妈最后就拿手按着她的一只眼睛，按了很长时间，有一点点效果，但还是不能完全闭上。眼睛都闭不上，怎么给她穿衣服。所有人都看着我妈。但是看她一点也不着急。对着屋里的人说，看看家里有苹果馒头什么的吗？一会儿有人拿来两个包子。不好意思的问我妈：“就有两个包子，行吗？”“拿过来吧。”我妈把包子按在眼睛上，一只眼睛按一个，两个包子在一张脸上。估计很长时间，屋子里的人都不打算再吃包子。后来我就在椅子上睡着了。估计我没有睡多会天就亮了。我一醒过来就想起我睡前那两个包子，不知道起作用了

没有。我看到上吊的女人，盖着单子。我问我妈：“她闭上眼睛了吗？”我妈点了点，我又看到桌子上一个碟子上放着一个包子。“妈！！怎么只剩一个包子了，不是两个吗？”我拉住我妈问。我妈不慌不忙的说：“不知道被谁吃了。不过我肯定，不是昨天晚上在这里的人。”

给我每人两头牛

这是我前两年发生的事。有时细想想，有的人就是很怪。人在活着的时候，不孝顺。一定要死了以后才发孝心。这个老人有5个儿子两个女儿。一共7个孩子。老人活着的时候，每个孩子住一天，正好七天。老人患有老年痴呆症，总以为老伴还活着。看见个人就问：“玉华回来了吗？怎么还不来看我啊？”玉华就是他老伴。这些都是老人的朋友和我在闲聊时说的。

老人102岁，他孩子最大的也80多了。他们家还都长寿。个个比着有钱，生怕自己在兄弟姐妹面前没有面子，我第一次去发现了。他们本来是请我爸去，但我爸已经退休了，勉强才同意我去。我们不怕有钱的，就怕没有钱的。有钱愿意当冤大头我们热烈欢迎。有一次老人在医院住院，就把我叫去，和我谈葬礼细节。谈好几次，老人都没有事出院了。其实我知道，他们是想借老人去世，把多年送出去的礼钱都收回来。搞得越大型人来的越多，礼钱就越多。

为了老人去世，他们特意租了一套房子，他们表面说是人多，其实他们每个人都不想让老人死在他们自己家中。医院一下病危通知书，他们就联系租房，人从医院直接拉到了一个租的房子里。我去的时候，没有人哭，都忙着打电话，每个人都在打电话。意思都差不多：我爸今天早晨刚刚过去了……去世了……走了……找我妈妈去啦……整的场面和记者招待会一样。我就坐在老人身边，看着他们每个人打电话。他们也没有人注意我。我和刚死去的老人成了隐形人。

这个葬礼从第一天开始就像是一场大型闹剧。有人还在门口空旷的地方请了一个乐队。说是完全按照老人老家的传统来。我这个大了其实就是个摆设。他们个个都是大了。我只管最后拿钱就行。但我这毕竟是我的工作，我找到一个管事的，和他商量送路的事。

“不用商量给我最贵的那个档次。电视，冰箱，洗衣机，手机，什么电器都要有，还有房子，汽车，轿子都要。还有马要14匹，牛有吗？给我两头！不行，每人两头，也14头，每个人两头。你不知道，我爸爸就喜欢吃牛肉！”他说的太认真，我都不忍心打断他。

“您知道牛是干什么用的吗？大爷？？不是用来吃的！那是让牛帮着喝下去世之人生前浪费掉的水。做这个用的。不是吃的！我的大爷！”本来我对活人的耐心就远远没有死人多。

大爷告诉我：“这是我们家办丧事，我们说了算，小伙子，你要听我们的。我们要的越多，你不是挣钱越多吗？你别管我们要多少。我们要多少，你给我们多少。不就完了吗？”

我彻底妥协了。但在我大了生涯里，可能成了这个行业的一个笑话。当天晚8点送路好像是一场白马和黄牛的嘉年华。让我这脸都没有地方放，连路边看热闹的都说，这是拍电影吗？14匹白马，14头牛，还有我都不想想了。光是牛和马就是一条街。满眼看去，起起伏伏的马和牛。在路灯底下，在车辆丛中窜动，最后造成了车辆严重拥堵，马路上所有的汽车一动也不能动，只有高高被人举起的大白马和黄牛。要知道每一头这样的模型，至少要两个人才可以抬得了行走。最后有人打了110报警，警车都开不进来，警察都走得喘了。交警也来了但交警来了也是白来。最后，我第一次以大了职业的身份被带入当地派出所。

后备箱的铁锹

你们有人问我好几次，问我后备箱里为什么有铁锹？铁锹是做什么用的？好！今天，我就给你们讲讲铁锹的用处。

自杀有很多种，但我告诉你，千万不能卧轨。卧轨太惨烈，身体在一秒钟时间好像放烟花一样散开。实在不好收拾。对于大了，我讨厌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既然做了这行就要做一行爱一行。去年冬天，过年的前几天，有人来到店里，进门就直接下跪。吓我一跳。进门的是个中年人50多岁，我说：“您这是什么意思？你慢慢说，别着急。”我想这是谁跟谁，哪跟哪啊。

“小师傅，我已经去了好几家寿衣店了，有一家告诉我来这里，说你们给处理这样的事。多少钱我给，只要你们帮帮我就行。我儿子卧轨自杀了，他妈妈还不知道，警察看完拍了照片就走了。我给医院太平间和火葬场打电话，他们都说不管这样的事情。让我找大了。小伙子，你是大了吗？你帮帮我，我孩子身体还在铁轨上。你帮我怎么的也要给他带回来……“他是一边哭一边说。我心情也软，我说：“你也别说了。我们走！”

也不知道这孩子怎么想的，选了一个特别偏远的地方，车都开不进去，等到了地方，星星都出来了。我说：“您带手电筒了吗？要不我们等天亮吧。这漆黑的连路灯都没有，怎么找？”孩子的父亲哭着求我：“不行！如果野狗来了，把孩子叼走怎么办！？”我一想也是。毕竟是父母心。我说你等着，我又回车里，拿了手电，铁锹，几个黑色大垃圾袋。

他拿着手电筒，我们一点一点的找。四周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问他：“孩子怎么了？为什么卧轨？”他也不哭了告诉我：“孩子心气高就想考北大。这一次又没有考上。失踪好几个月了，今天下午突然给我电话，说对不起我们。让我来这个地方，带他回去。我还以为，他没有钱回不去了。我说，你别着急，我马上去。你等着我，我们一起回家。可没有过一会儿警察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我的儿子卧轨了。让我马上过去。”

大冬天我穿的也不多。手电照亮的地方又太有限，地上能找到的，我都用铁锹装到了垃圾袋里，手电已经快没有电了。我说往树上找找吧。手电一照，我们俩都傻了，孩子一条胳膊连着脑袋都在一个树杈上。还好是冬天，没有什么树叶，看得清楚。

我说：“大哥，不是我不帮你，天太黑了，就算我爬上树，一旦掉下来，都不好找。不如明天早晨再说。再说野狗也爬不上去。”其实我想说，我也爬不上去。太冷了，我已经都冻僵了。

他说：“你在附近找个地方睡一会儿，真是谢谢你！我就在这儿等着天亮。毕竟这是我的孩子。我不能离开他。”听他这么一说，我都想哭。我说：“你等着我去买点酒回来。我们暖和暖和。我陪你等天亮。”我买了一瓶白酒，我又怕我喝醉了。他一口我一口。蹲在铁轨边上，对着那棵挂着半个孩子的树。等天亮。太冷了，我就在铁轨边上来回的跑。冬天天亮的晚，蒙蒙亮的时候，树上的孩子都冻僵了。我和他父亲商量：“大哥，我是真爬不上去。你看能不能这样？你抱着树，我踩着你肩膀，用铁锹给钩下来。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他说行啊。就这样吧。孩子是下来了，我怎么都不能放进黑色的垃圾袋里，我脱下大衣和他父亲的防寒服一起，把孩子包裹好，放到了车里。最后，他还是不放心说要再去找找。我在车里等着。过两个多小时，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玻璃球，问我：“你看，这是眼球吗？”我说：“不是！这是玻璃球。”他说：“那行，我们回去吧。”

现在，我和大哥成了朋友，他拿我当儿子一样。我俩经常在一起喝喝酒，但谁都不提那天晚上的事情。

太平间的婚礼

前几些天有个姑娘是在医院去世的。喝硫酸抢救无效。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她的父母不希望把她带回家办丧事，只是在家里摆上她的照片和鲜花。奇怪的现象背后一定有个不奇怪的原因。她父母请我去，也说的很清楚。不烧纸，不磕头，只接受鞠躬，花圈花篮，也没有人戴孝。不送路，不许大哭大闹。屋子里要放着钢琴曲，因为姑娘是个钢琴老师。

参加葬礼的人好像是参加一场音乐会。轻声说话，无人吸烟。有时，我都很奇怪，请我做什么呢？我正无聊的时候，有个姑娘递给我一张纸条，让我给这个号码打电话，和谍战片一样。原来这个号码是死去姑娘男朋友的电话，说葬礼还有一些细节要和我商量。

摆在桌子中央姑娘的照片是黑白的。很文静，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眼睛很大也很亮。是一个漂亮的姑娘。我来到约定的地点看到来的小伙子和姑娘很相配。

“我知道，您是晓静的大了。我想和您商量一下，能不能给我们在太平间办个婚礼。这个事情，不要告诉晓静的父母。她父母一直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当然我的父母也不同意。昨天她和父母大吵了一回，就喝了硫酸。我不是怕死，我不能和她一样不珍惜生命。但我这一辈子，不会再爱上任何一个女人了。就算晓静走了，我还是要娶她。既然她父母不让她回家，我可以请您帮我一起给晓静穿上婚纱。我有几个朋友，我们想在太平间举行婚礼。”他说的很平静。

“我听明白了。但这个事情，要去和医院商量，太平间不是随便进出的地方，再说，好像姑娘父母已经给她换好了衣服。医院也登记过，只等着火化车接走。如果不经过死者亲属好像很难。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火化那天，你赶在火化车来之前，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早点去。”大了就要大大帮助人了却生死，不只是死人，活人才是更重要的。

我记得那天早晨下起了雨。我和那个小伙子还有几个年轻人，提前来到太平间里。因为医院的人都认识我，也没有怀疑。他带来一件白色的婚纱，他也穿着新郎的西装。来不及换也不可能换上婚纱，我把婚

纱放在了姑娘的身上。把一束鲜花放在她的胸前。白色的百合红色的玫瑰。雪白的婚纱，雪白冰冷的姑娘。

小伙子对着在场的所有人说：“我愿意娶刘静为我的妻子。这一生只爱她一个人。不管她疾病还是去世……”旁边有人举着摄像机拍摄着。有轻轻哭泣的声音。然后他继续说：“下面新郎可以亲吻自己的新娘了。”他走过去，跪下来，轻轻的亲吻了姑娘冰一般的嘴唇。我看不了这个，跑到外面大口的吸烟。就想这个喝下硫酸的姑娘，用死的方式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从小到大做大了，每年都有好几个年轻人甚至学生选择自杀。我真想让他们活过来，和我去看看那些多么想活下去的人。却因为疾病因为衰老因为意外而无可奈何的离开。干嘛要用死来解决活的问题？有时我真是不明白。真想问问姑娘：“硫酸什么味儿？好喝吗？”

刚死的人不能摔

给你们讲一个有意思的，你们见过诈尸的吗？其实我也不常见，但也见过一次。

那个时候我还小，跟着我爸一起。也是朋友介绍我们去的。他家是做果仁的。对，就是我们小时候，过年或者喝酒时总吃的那种红皮的五香果仁。会做果仁这位的老艺人得的是哮喘，在床上喘了三天三夜，就是不咽气。所有人都来了就是等着他咽气。也包括我们。最后大家都快失去耐性。有一些人已经回家，不再等。因为爱吃果仁，我就不让我爸走。

第四天的早晨，老艺人终于不再喘了。寿衣都穿2次脱2次了，所以第3次穿大家都熟练极了，很快就穿好啦。以前都是把自己的大门卸下来，然后把人放上面，刚把人放好。哭丧的人就来了。来的人很胖，是个阿姨。冲进屋子一头就撞在刚放好的门板上，下面就是几个板凳，不结实。哪能禁得住她这么一个胖子用头撞。一下子就翻了。老艺人从板子上直接就滚下来，本来可能就没有死，大家觉得老艺人也差不多该死了就直接穿上寿衣放在板子上。这一摔，老艺人坐起来。还很清醒的看着大家。哭丧的胖阿姨不知道，以为是鬼。啊啊啊的大叫，立刻晕死过去。我吃着果仁，看着大人们这个忙乎。一部分的人把老艺人又抬上床，又脱一回寿衣。哭丧的胖女人有两个女人没有搬动她，就让她躺在地上，两个女人在她脸上一通乱按。她醒过来，一眼又看到坐在床上脱寿衣的老艺人。哇哇大叫的跑出去了。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她，老艺人真死以后，她也没有来过。后来听我爸说，那个胖阿姨吓成精神病了。只要看到有死人摆花圈的，她就哇哇闹，停不下来的跑。

雷雨天气养猫的注意了

这就吓人？还有更吓人的！！

有一回我爸高兴，我就问他：“爸，有个事儿，我一直就想不明白。我小时候，您为什么总带着我去当大了？”

我爸说：“让你跟着我是为了让你从小就习惯适应，习惯了就不知道害怕。人天生就是害怕死去的人。所有的动物我们都是怕活的，就是人，我们怕死的。从小我也是这样跟着你爷爷过来的。其实孩子，我告诉你，人一死了就是植物，从动物变成植物啦。”

我还是好奇问：“爸，你有怕过吗？”

我爸想了想说：“有啊，也怕过。”

我就求他告诉我。

“那时候，你爷爷还活着。我跟着他。我记得我也不大。那个时候没有楼房都是平房，大多还都是土房。请你爷爷去也不给什么钱，就是管几顿饭。有一天的下午，大伙都聚在一起打扑克，也没有人注意那盖着白单子的死人。人都死了，也不能活过来，丢不了也跑不了的。就和一块石头放那一样，你不动它，它自己也不能动。”

“夏天，突然天就变了。打雷打闪然后紧跟着就冰雹大雨。他们家还养了两只猫，在屋子里来回的走。我坐在那个死人的旁边，我仿佛看见盖着他的单子动，开始以为是看错了，又以为是风刮的。但是我已经开始注意，屋子里就我一个人注意，我爸正坐在一把椅子上打盹。我看到他的手一动一动的，从白单子底下出来。正赶上突然一个闪电一个响雷。我不敢发出一声，不能喊也不能动。那个时候，我也就十六七，当时也不知道那就是害怕，心脏就在嗓子眼那跳，跳的太快都快喘不上气。我还不敢正眼看，就是用余光看，我看到白色的单子已经有一半耷拉在地上，他已经坐起来。我看了看他眼睛，还是闭着的。在一旁打牌的人没有一个人看见，我看他们正打的热闹。然后我就看到他已经站在地上，也不记得当时怎么想的，就对着打牌的人大喊：“来人啊！救命啊！”我看见打牌的人，同时看见了他。本来可能都是很熟悉的亲人朋友同事，但在看到他站他们面前的时候，所有

的人都往门外跑。他就走出去，真是一步一步走的。再后来等我能动了跑出去看，看到你爷爷已经拿个棍子把他打倒。”

“那后来呢？”我问。

“后来，你爷爷一个人把他背回来。没有一个人敢帮忙。晚上也是你爷爷自己守灵，一直到下葬。你爷爷和我说。死人又不会吃人咬人的，怕什么呢？大家不是怕死人，是害怕死，怕和死人一样。觉得离死人远一点，就能活的时间更长一点。”

“做大了做了一辈子，整天就是给死去的人穿衣服让他们走好，听到最多的就是哭。但是做了一辈子白事，让我知道，怎么活。”

屋子大有什么用

我还给狗办过白事，没有和你们说过吧？

那是个大姐，一大清早就给我打电话，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我电话的。说她儿子死了，让我马上过去。告诉我地址，人命关天的。我立刻奔着就过去。

她家还挺大，上下楼，老大一个厅。保姆还是管家的很客气，给我端茶。一会儿给我打电话的大姐下楼。我问：“您儿子现在在医院了吗？”因为我看家里也没有人。我想人可能都在医院那里了。

“不在医院，在楼上。我儿子叫王心肝。一直都很健康，不知道怎么的，这几天就是不吃饭，我也没有当回事就没有去医院，昨天夜里他就是不睡。今天一早，我去看他，就死了。”大姐说的时候，哭的特别伤心。中途停半天，好几次都说不下去。

我说：“您别伤心。我先看看。然后我们再商量怎么办。”

上了楼，进到一个房间，床上躺着的只有一条狗。准确说是一条金毛犬。当时我就有点急，我说：“大姐。我是给人办白事的，不是给宠物。”大姐也急了：“这不是宠物，这是我儿子王心肝。我请你来，就是当儿子死一样办。你不要拿他当宠物。你这样说我很生气。”

“对不起大姐我可能不太会说话，但是我确实只会给人办白事，对于其他的我没有经验。要不，您还是找别人吧。我真不会。”我想这大姐可能受过什么刺激，精神有问题。

大姐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的那个伤心就别说了：“我说小伙子，我请你来就是当人办丧事一样办，给我儿子一个和人一样的葬礼。我儿子什么都懂，他就是个人，只不过是狗的身体。我儿子都不如他对我孝顺。我儿子和他爸爸都在美国，就是我这个儿子陪着我。这么多年……你给人办葬礼多少钱，我加2倍给你。”

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也能给狗办白事。关键我也是看大姐真的是对狗胜过儿子的感情。我就只有同意了。

这个白事办的很平静。首先大姐发出邀请，请了小区经常和王心肝一起经常玩耍的小伙伴。有5只狗与他们的主人都出席了葬礼。其中一条金毛犬据说还做过王心肝的老婆。曾经为他生过2个孩子。现在2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狗，生活的很好。

大姐给王心肝亲手做了一件黑色西装，还有白色的领结。鲜花围成一个新的心型，王心肝躺在中间。穿着西装。我没有养过宠物，为了显得庄重，我还真把王心肝当成个人，当大姐的儿子看待。

我们在大姐家的客厅里。大姐对着儿子心肝念了悼词。来的邻居朋友几乎都讲了一个关于心肝的回忆。然后我们坐着车，去了大姐为儿子买的墓地，心肝被一条黑色的毯子包裹着，由大姐抱着，依依不舍的放入墓中。墓碑上刻着：王心肝妈妈永远爱你。大姐最后大哭一场。伤心的几乎要死过去。她一哭，她身后几条狗也跟着闹，我是不懂啊，它们是因为伤心，还是它们看到大姐伤心的哭也吓坏了。

回来我想这个大姐也真是可怜。屋子大有什么用，没有人陪，太孤独。

哭了看不清

做大了我最怕的还是遇到孩子的白事。有的老人都80、90多岁，已经算是老喜丧。但是小孩子不是，他们还没有看懂这个世界就离开。太可惜。

一个三岁的小女孩患有白血病。她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工人。她妈妈还算坚强，拿出一件米黄色的小裙子，自己给孩子换上。小胳膊小腿，瘦瘦的。梳着两个小辫子，辫子上扎着红色的绸子。眉心间点了一个红色的小点，淡淡的红色口红，粉色的小嘴巴。小嘴紧紧的闭着。她妈妈说：“孩子终于不再难受。不知道疼了。”

每次遇到这种情景，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也只有沉默。孩子是父母身上掉下来的肉。任何安慰的语言都显得多余。作为一个大了，我们只有多做少说。

这个孩子小名叫夏夏，她是夏天出生的。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还健在。四位老人坐在孩子身边，始终不肯离开，就是吃饭时，扶着他们走，老人也是坚持守着。奶奶说：“还有两天，夏夏就真的离开我们。最后这两天，让我们好好陪陪孩子。”

做一个合格的大了，还有一个地方是最能体现他工作能力和作用的。就是在遗体告别见最后一面的时候。看到这四位老人我就开始担心那个最考验我的环节，我不建议老人去火葬场参加追悼会。不希望有老人因为过度伤心而有意外发生。虽然他们一再坚持一再承诺。因为我知道不伤心不难过谁也无法保证做到。我没有想到的是，老人们自己打车跟在灵车的后面，偷偷的到了追悼会现场，站在最后面。当我发现他们四位老人的时候，他们已经站在了孩子的面前。没有大哭大闹，戴着老花镜，贴着水晶棺材，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一样，静静的抹着眼泪。我让人向前搀扶，老人也安静地说：“让我们再看一眼夏夏，我不哭，哭了看不清。夏夏生病的时候都不哭，我们也不哭。”

那个镜头很长时间都留在我记忆里，怎么都忘不掉。

大师也怕呛

有的人特别迷信，迷信那些江湖骗子的骗术。我遇到最有意思的一次是一个所谓大师。他可以告诉你死者死了以后，去哪里了，还能和活着的亲属对话。在死者和他之间演一场双簧，真的就是相声。我还不能点破。人家真信啊！

车祸的白事特别麻烦，至少要5天以上。一般我们最多也就是三天。车祸一般死者也不放在家里，都在医院太平间冰柜里呆着，家里就是放张照片摆个灵堂。因为是车祸，所以家里人总觉得死者一定有话要和家里人或者有什么交代。他们家人问我，会不会这个，我说我就是大了，不会。这是中午的时候，到了下午5点左右，他们就请来个大师。大师40多岁，很瘦也很精神，穿一身像道士服的衣服。大师说可以与死者交流，并让死者上他的身体与亲友对话。大师让现场保持安静。人员保证都是最亲近的人，每个人只能问1个问题，询问的人不能超过3人。

这样的机会也难得一见。我怎么能错过。大师闭上眼睛，嘴里念念有词，胡子眉毛一动一动的，说的什么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表情那叫一个丰富，手里拿着一大把点燃的香。双手晃动，烟雾缭绕。我都有点担心他要烫伤自己。然后突然大师说话变成女音了。就是电视剧里演太监一样，声音是一样一样的。我忘了介绍，车祸去世的人是一位30多岁的大姐。

此时要询问问题的人都跪好了。

第一个人问：“姐，你和我有什么要说的吗？”

大师用太监音回答：“你们为什么要把我找来？我正要赶去个好地方。我和你没有什么好说的。你好好活着吧。”

第二个人问：“你死的太突然，一定有话没有说，想和我们说吧？”

大师用太监音回答：“你们都好好过吧。我和你们今生的缘份就到了。这就是命儿，我的寿命到了。”

第三个人哭着说：“妈，我想你。”

大师用太监音回答：“孩子！妈妈做的不好的地方，你不要恨我。我也是为你好。”

这不和没说一样吗？还有这大师从前是说评书的吧，声音转换也太好了。

然后就是哭声一片。打开门以后全是人进来，我想是看热闹好奇的人居多屋子里挤满了人，烟雾太大，又不开窗，最后屋子里全是烟全是人又全都哭。乱套了。

我都不知道大师什么时候，就不见了。我挤出人群走到楼道，看到楼道拐角大师一个劲的咳嗽，估计是呛的。原来大师也怕呛。

一天之内

你们知道如果红事与白事赶在同一天，应该怎么办吗？

在中国，一直是“死”者最大。从前古时候，老百姓看到官老爷的轿子都要让路，可一旦官老爷的轿子遇到出殡的，他会让路。所以白事在所有事情中是最重要的。要先办白事。

这样时候虽然少但不是没有。我就遇到过一次。儿媳妇进门，公公忙碌了好几天，到了结婚那天一高兴，心脏病，中午吃一半饭坐在椅子上人就过去了。救护车来一看人已经去世收了钱回去。我接到电话，直接赶到酒店。老人躺在几把椅子上。新郎新娘站边上，只会哭。

我说：“先别哭，你们俩先回家，把衣服换了。再给我来几个人，把老人拉回家再说。谁知道住哪里。把人放我车上。”

回到老人家取下所有的喜字，把所有的镜子都用白布遮盖起来。一个上午的喜庆气氛顿时变成悲伤。可以明显的看到人们的不适应。尤其是新郎新娘。上午他们看见的都是笑，下午就变成看见谁都在哭。老人的老伴哭的更伤心。一天之内她生命里两个重要的男人都离开她了。等把老人都安顿好，花圈也都摆上。我坐在门口的椅子上吸烟。新郎过来坐我边上说：“哥们，谢谢你！没有你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说完就哭了。我拍了拍了他的肩膀：“不用客气。我就是干这个的。老人也走的很安详，没有受什么痛苦。别太伤心。以后多照顾点老娘比什么都强。”他重重的点了点。

做大了其实还是和活人打交道，谁是真哭，谁是装的，一眼就能分辨出来。那个过门只有半天的新媳妇，我就看她，一边哭一边看着身边的人。哭得都那么慌张。如果是她的父母，一定不是这样的为了哭而哭。与死者有没有感情，在哭的时候，就能看出来。

一个老党员的情操

做大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老奶奶。她81岁。死去的老伴比她大两岁。两个人没有子女，相依为命地生活了快50多年。我以为她会特别伤心，但是没有。她很平静。她也没有任何亲戚。去世的老人也没有。她说他们的亲友都已经去世。她和我说，她要我把冰棺材的盖子拿走，她要随时想看老伴就掀开布看。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冷清的白事。没有一个亲朋好友，只有她一个老人。连个邻居都没有。她竟然能笑着对我说：“我有你一个就行了，你不是大了吗？专业做这个的。我们喜欢清静，人来的太多，我们都怕乱。从前，我们就商量过，如果有一个人先走了，另一个怎么办。”

“怎么办？”我好奇的问。

“他说啊，我走了你就去老人院每天和几个好姐妹聊天说话也不寂寞。如果你先走了，我也和你一样。他一边说还一边笑，我老头可喜欢开玩笑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每次我们商量这个话题，他就这样说，自己笑的比谁都开心。像个孩子一样。”80岁的老人，头脑清楚，听得清楚，眼睛也不花。真不简单。

听完她这样说，我也笑起来。“您们在一起生活一定很有意思吧？吵过架吗？年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要孩子？”

“怎么能不想要孩子呢？世轩多喜欢孩子你是不知道，但是我不能生小孩。我们年轻的时候，全国能去的医院都去过，但还是没有治好我的病，我和他商量要不离婚，要不我们可以领养一个孩子。他都不同意。他说离婚干什么，我们结婚又不是为了生孩子。领养一个孩子等到长大了告诉孩子，我们不是你亲生的父母，那孩子要多难受。还是随其自然吧。就这样，一随其就到现在。”老奶奶笑着继续说：“还真没有吵过。因为都能商量。我们俩都是开朗的人，不把什么小事放在心上。”

这个奶奶最有意思的是，晚上要关门关灯睡觉。这个还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这在我做大了这些年往后也是印象深刻的。白事有白事的规矩，其中一条是不能更改的。那就是晚上要开着门，白天也必须点着灯，不关门不关灯，还必须有人守灵，保持灵堂前的香不能断，意

味着香火不断。但是老奶奶不信这个。她说：“大白天开着个灯，太浪费。还有晚上不关门跑进来只老鼠怎么办。不关门也太冷，实在没有必要。晚上不关灯，我也睡不着。”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画面：外面放着死去的老伴，老奶奶在里面睡觉。还都关上灯。开始我怀疑奶奶是不是岁数大了，老年痴呆什么的。但从说话上又不像。

出于我大了的职责，我必须要说：“奶奶，这个可不行。我是大了您要听我的。晚上不能关门更不能关灯，睡觉可以，但是必须有人要守灵。守灵您知道什么意思吗？我看您也不知道，我告诉您吧，守灵就是要至少一个人守在您老伴的旁边。”

奶奶不慌不忙地说：“哪那么多的事儿，我是60多年的老党员了，不迷信。也不信这个。再说了，世轩都死了一天，他又不能活，如果能活过来就更好了。在说了，就是死了这折腾一天，他也累啦。我了解他，如果他活着他也是和我一样的。”

“关门关灯，那您能睡着吗？”我小声的问。

“能睡着啊。你别那样看我小伙子，我脑子没有问题。我就是不明白，人死了不还是人吗？干嘛一定要搞得鸡犬不宁的，那都是给活人看的。我是老党员，我不信鬼不信神，我就相信，人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活着！”

老奶奶的三个好好彻底把我说服。我说：“那行。奶奶，您晚上都几点睡？我就几点走吧。”

晚上8点多，我给奶奶把门关好回家。回家跟我妈说。我妈说：“这老太太心够大的。不简单！”谁说不是呢。第二天我早晨去时，门还关着，我进门以后问：“门还开着吗？”奶奶回答我：“开门，等谁啊？”我说：“我明白。”顺手把门就关上了。

第三天火化车来以后，我找了四个人帮着把爷爷放上车。特别安静没有鞭炮也没有花圈，我就扶着奶奶上了车。火化车司机师傅问：“还有其他车吗？”我回答：“没有。”司机又问：“还有其他人吗？”老奶奶回答：“没有。”司机特意把头旋转过180度，看了我们足足有30秒以上的时间。“开车吧。”奶奶最后说。好像我们坐的是一辆出租车。

一个月后奶奶打电话告诉我：“我已经住进一家老人院，正像世轩说的，每天和几个老姐妹在一起聊天吃饭。我想我死了以后，我的后事也由你来办。我已经把我的紧急联系电话写成你的号码。我想还是提前告诉你一声比较好。”有时间我会给她打个电话，说说话。她说她身体越来越好，可能要让我等好几年才能办她的葬礼。

斑马线

最怕接到一个电话，我知道这个号码是交警的。他们一定遇到了处理不了的车祸惨案，才会给我打电话。这个号码经常会在半夜响。电话给通知我地点。我就必须要去。因为这是我的工作。

那天，凌晨3点多我到了车祸现场一看，和郭德纲说的相声似的，人都压成斑马线。圆形身体都压成纸一样的形状，内脏都在身体外面，还都不集中，血就不要说了。夏天拍死的蚊子什么样，那人就那样。

交警都戴着白色口罩。我习惯了不用这个。交警过来和我说：“你还真行，我们有好几个新人都吐了。你给收拾一下，救护车上有袋子，你给装袋子里，再放救护车上。钱回来医院给你结算。”

“这是怎么了？”我问。

“怎么了？喝酒飚车，可能还服用了兴奋剂。从大桥上冲下来，又被摔出车，摔在马路上，被好几辆车压过，就成这样了。”交警和说相声似的。“我们在他车上找到了他的驾驶证，但是没有电话，手机在他身上，和他一样，全散了。只能等明天早晨通知他家属。这人才20多岁。”

救护车上有个人正看手机。看见我立刻对我说：“师傅，一会儿你千万别走，和我一起回医院。把人放冰柜里再走。我就是个司机。”

我笑着说：“那还是人吗？都成纸片啦。”

司机叹气说：“我都不敢看。他喝酒了吧。我就说。千万不能酒驾。这不是找死吗？”

拿着铁锨一铁锨一铁锨的往袋子里装，肉都是碎的，更不要说是骨头了。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打心里感谢我爸。是他从小就把我锻炼成一个钢铁侠。不惧怕任何死者。在我眼里，死者就是一棵植物。不管这植物是整个的，还是零散的。

这个人的白事也是我给办的。我不知道是交警还是医院谁告诉他们我的电话，这家人第二天下午就给我打电话说，想请我做大了。那个

“斑马线”的父亲是个有钱的商人，说话就不一般：“你这么年轻，能办好我儿子的葬礼吗？我可不想丢脸。我儿子的葬礼要办好，要不，我找几个人协助你一下。对于你昨天晚上在现场的帮助，我是信任你的。虽然你很年轻，但是听说你经验很多，你家是祖传做大了的。这就很好。钱你不用担心，我和公司财务已经打过招呼。他们会联系你。只要你用钱就直接找他们。还有关于你的报酬，你放心我们是不会少给的。我咨询了一下现在这个大了行情，最后一起我们一起结算。你看，你还有什么问题？”

我也很严肃的告诉他：“我没什么问题，倒是您儿子的问题比较严重。我想您现在可能认不出来他。您首先需要一个很好的入殓师，否则我劝您还是取消最后的遗体告别。如果没有，我可以帮您找。还有给我一张他的照片。”

我发现有些人有了钱就不会好好说话。拿着照片，我就去医院太平间。这还用找入殓师，我一人就可以。从袋子里把斑马线倒出来，把出来的内脏都放回去，这都简单，关键是脸，脸的关键是皮，没有皮肤一切都是零。这个太专业，和你们一句半句也说不清楚。反正最后我觉得算是可以。我给不会好好说话的老总打电话：“我说入殓师已经整理好了，需要给你拍张照片过去，您看看还满意吗？”我就听见电话那头说：“不用！不用！你觉得好就行了。”挂上电话，再看看斑马线，我都崇拜我自己。

这真是个盛大的白事。我没有看到悲伤。后来我了解到斑马线从小就没有妈妈。爸爸又整天忙着挣钱工作不管他。也是个可怜人。谁摊上这样一个爹，都好不了哪去。

司机师傅都长点心吧

我觉得人最幸福的离开，就是穿着自己的旧衣服，躺在自己的床上。你觉得这有什么啊，这还不简单啊。可不是啊，你知道谁出门能遇见什么事，说死在外面，还就真不能赶回家。这个死可不是我们能选择的，和你想今天吃嘛饭可不一样。

那天给你们说的那个肉都撞碎了的，在交通事故中，虽然不常见，但交通事故去世的，真没有几个好看的。再说一个？行，你们几个开车的司机师傅都长点心吧！

说就有一个司机困了，心想着我就睡会吧，然后他就开着车在高速上睡了。睡着睡着他就睡过去没有再醒过来。车翻进路边十几米的深沟里。关键他开的还是一辆拉煤的货车。人费老大劲拉上来送医院的太平间。

我经常去的地方就两个，火葬场，太平间。火葬场现在修得跟花园似的，远远不知道的游客还以为是个景点，但是太平间就不是这样。基本上都不会和高级的病房区紧挨着。我看到的医院的太平间都是单独的几间平房。从前更简陋，跟车库也差不多少。说是太平间其实就是几个大型冰柜。主要的目的是防止尸体腐烂，跟你们家冰柜一样，什么时候想吃就拿出来，一只鸡，放一年也不坏。只不过你们家放的都是鸡鸭鱼肉。太平间放的是尸体，作用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保鲜。

司机不是咱本地人。想在天津火化。来店里买寿衣，问有人能帮忙穿一下衣服吗？那天正好我在。我就跟着去了。到了一看，人都冰冻好几天，又加上人扎沟里比较深，从头开始半个身体都是黑的，跟刚刚拔出来的藕一样。全都是污泥。身体无所谓，可头不行，头不是个球，他有鼻子眼睛耳朵，这可都能进水进泥，再一冻，得，成水泥了。

这个局面可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我想擦肯定是不行，都干在一起成非洲人一样，擦是擦不掉，只能洗，可洗也不好洗，就是拿洗车的水枪冲，又怕把脸皮冲坏了，毕竟人死亡时间太久又冻再化开再冲。也不行。我就看着这个黑了脸的倒霉人，真是为难我。旁边家属还一个劲的催。我也急了：“要不就这样穿，反正你们让我来就是给他穿上

衣服。关于去泥，你们当时也没有和我说明白。你们自己选，如果去黑去泥，这个非常麻烦不好弄。”一听我这样说，旁边有人就哭了说：“不行啊小师傅，这是我哥哥，我妈已经知道了，一定要来天津看我哥哥最后一面。人已经在路上。我哥这样，怎么让她老人家见啊！求求你，帮帮我们。我们虽然没有多少钱，但你说要多少，我们让家里人借也给你。”

我说：“这不是钱的事儿。也不是我能力的问题。是真不好办。”思考半天终于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我说：“这样，先要等人完全化了，你们去买一个大一点的澡盆，塑料木头的都行。先把人放水里泡泡看看。如果行，泡的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再一点点冲洗，需要多长时间我不知道。只能是试试，我觉得可行。”我一说完，他们几个人都一起跪下，哭着说：“谢谢！谢谢！”。“别耽误时间，别跪着了，赶紧的去买盆去！”

最后这个方法还是管用的。人洗干净再穿上新衣服。这个倒霉的司机，立刻就精神了许多。你们说，做个大了容易吗？

穿寿衣发个朋友圈

真不懂现在的人们，做什么都爱拍照，拍了照还发微博发朋友圈。做什么就怕别人不知道。活得跟演员似的。现在的90后，看到爷爷奶奶去世，好像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似的，就是玩手机拍拍照片发朋友圈。

现在开着追悼会，我经常看到有人低着头刷手机。其实我真不觉得，我要说的这个有什么意思，只是觉得手机已经变成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有个老人老伴去世以后，就特别孤单。老人的女儿也孝顺，就说：”妈妈要不给您买了智能手机，您学着聊天吧。”然后就给老人下了微信，QQ什么的聊天软件。手把手教给母亲。这个老太太学得也快，慢慢也不觉得无聊。摇一摇功能让她结交了附近很多人，只是老人很少，因为老年人基本上都不会用微信。忘年交也是种友情。老年就有了很多的忘年交朋友，还有开微店的，有亲戚，与孙女外孙子也经常用微信联系。

有一天早晨她出去遛弯，过马路的时候，因为低头看手机，没有注意来往车辆。她被一辆摩托车撞了。她觉得没有什么事情，站起来弹弹土就回家了，到家以后觉得不舒服，等到了医院才发现脾脏破碎大量出血，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让家里人把她拉回家，已经没有办法医治。拉回家的时候，她还很清醒，知道自己快不行了。说我要看看我的寿衣。让子女去买。我拿了几件，和他们一起回家，让老人选择。老太太意志特别顽强，一件一件的看。说：“现在就给我穿上吧。我发个朋友圈告诉朋友们一声。就算告别了。”

大家都动手，很快老人就穿好了。给她拍了照片，她对女儿最后说：“和大家说。以后过马路的时候，不要看手机！”当时我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真是哭笑不得。但是当时真没有人觉得有意思，因为这是这个老人最后的愿望。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满足。几分钟以后，老人就去了。后来找她女儿说：“我想看看那张照片下面的回复。”她女儿说：“别看了，我删除了。回复的都太可气。说什么的都有。大多数以为是搞笑搞怪的，说的特别难听。还有很多人点赞。我一生气就

删除了。”那天我偷偷加了老太太的微信。根本不用验证。在微信，她叫老顽童。可能人一老就变会回孩子。有孩子特有的童心和善良。

有几天，我一想到：“还有很多人点赞……”我就苦笑。朋友圈只能点赞。连网络的社交软件都设计的太正能量。人还是乐观一点的好，好像老太太都要死了，穿上寿衣还要和朋友圈的人告别。最后说的也是她最想说的一句忠告。她是真的把朋友圈里的所有人当成朋友。记得我看到一条笑话，从前我不信，经过这个事情，我也信啦。

那笑话说：如果我妈妈在网上说，“我都哭了。”那她就是真哭了。

掰不开就在一起

有时死人给我的感动远远要多于活人。

有一对老人，他们的孩子对他们不好。他们有4个儿子，没有一个愿意照顾他们。4个儿子都相互指责埋怨，但就是没有人愿意赡养老人。在一天深夜，他们写好了遗书，喝下了农药。两个人换好了衣服，手握着彼此的手。就这样结束了一生。

遗书上只说了一句话：我们不再给你们添麻烦。我们走了。

我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去世很多天。两个人已经开始有轻微的腐烂，我必须要戴上口罩手套，但我却怎么也不能把两位老人紧握着的手分开。他们在生的时候，太用力的握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绝望？他们留下任何一个人活在世上都是不放心的。佛家都说要学会放手，尤其在人死的时候。但是我看到的却是，紧紧的抓住对方。这是胜过爱的感情。我不太懂。但怎么办？两只手已经无法分开。

最后我决定：就让他们俩个在一起。火化车可以同时放下他们，虽然有点拥挤，但是我想他们不会介意的。反正也不会有什么追悼会。我也会要求，他们要一起火化。最后一起成灰，真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是死，他们也是知道的吧。

美丽的姑娘

我妈又开始给我介绍对象。但人家姑娘一听说我是干大了的，连面都不见。不知道是不是报应，让我当我爱的姑娘的大了。虽然我和小媛谁都没有说，但我们彼此心里都知道对方的心思。她病了以后，我提出来，她又不同意了。

她在肿瘤医院的时候，我去看过她一次，她说不想让我看到她化疗以后的样子。希望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是她最美丽的样子。我就没有再去。

两个月以后，就这么快，有一天她妈妈给我打电话说：“你愿意当我家小媛的大了吗？”

“小媛希望我去吗？”

“如果你想来就马上过来。”

“好！把你家的地址告诉我。”

我爱的姑娘已经和我两个世界。她瘦的只剩下一把骨头。没有头发，枯黄的脸。看到以后，我就开始后悔为什么要来。我守在她的身旁。不想说话，只是吸烟。她的家里人把一个本子给了我。是小媛写给我的整整一本。她妈妈和我说：“从小媛知道自己病了以后，就在这个本子上写字。一直到她快不行了，才告诉我们，让我们把这个本子交给你。”打开本子的第一页是小媛的一张照片。照片是她高中的时候拍的，那个时候她还是我的同桌。总问我时间，说怎么还不下课。照片的下面写着：永远记得我最美丽的样子。

做这行，我最受不了的是给我认识的亲人朋友做白事。虽然我知道他们是信任我。做他们的白事，虽然我表面看不出有多难过。但怎么能不难过呢？我又不是机器。我是个人，活生生有感情正常的人。

每次我听刘德华的《练习》我就会想起小媛。“我开始练习，在没有你的城市里，减少想你的痛。”想起我最美丽的姑娘。不知道她在天上怎么样了？估计已经重新投胎，现在可能都好几岁啦。

小时候有个算命的就说我，我的婚姻动的晚，是在我工作时认识的。还是对方追求的我，看上我了。说我这样的婚姻能幸福。开始我不信，现在越来越相信。

前些日子，有个姑娘主动约我出去看电影。你们说这是不是对我有意思。这个姑娘就是我在工作的时候认识的。她爸爸的白事就是我办的。

她爸爸是癌症。肺癌。吃了不少苦。在去世前一夜不停的吐血，直到早晨人才算安静下来。等到喊我去的时候，全家所有人都被折腾的够呛。好几夜都没有好好睡觉，又伤心又伤身。一家人显得都特别疲惫。我能看出来，也是尽量的体谅。当知道他家里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时，我对那个姑娘说：“你去好好休息一下，这里有我，一会儿我替你当孝子，替你父亲试衣，你看可以吗？”姑娘立刻就哭了，什么都说不出来，就是用手握着嘴，不停的点头。看着就可怜，白白净净的，一看就知道是个简单懂事的姑娘。这样的姑娘谁看见不喜欢，所以就更加用心的照顾。都是下意识的。那个时候，真没有什么想法，再说我也不知道姑娘有没有男朋友。

后来第二天，她家来了几个亲戚，说是要她家还钱。老人治病找他们借了钱，拿着借条催着还钱。哭哭闹闹的。姑娘坐在父亲身边，看着透明棺材里的父亲，擦着眼泪也不说话，就是哭。关键是她家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句话。我这暴脾气：“你们没有看见人刚去世，你们就来找钱！如果再闹我就报警了。我是谁？我是大了。你再闹一个试试？”

他们走以后。姑娘给我一杯水：“谢谢！谢谢你！”“不用，我是大了，这就是我的工作，我不允许有什么闹丧的事儿在我这儿发生。”其实不是我，每个大了都会这样做。大了的责任就是保证一个白事从开始到结束都能顺利的下来。这需要死者家属几乎所有人的配合。

说真格的。如果美丽的姑娘真想跟我，不嫌弃我是个大了，我还就真娶她。

资深大了的一生

我爸在临终的时候特别清醒，把我叫到身边，对我说：“我死了以后，你不要当我的大了，你要做我的儿子。你请黄伯伯来做。我们家是做这一行的，你应该知道人有生就有死。这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你和你妈妈不要大哭大闹的。让人家看到了笑话我。安安静静的把我送走就行。骨灰不要存放，租一条船，把骨灰撒向海河，以后你妈也和我一样。我们在大海里团聚。儿子，我不许你哭。爸爸其实很想对你说，对不起！也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干这行，从来没有问过你。从你懂事开始就带着你，我希望你是愿意的。我从你爷爷手里接过这摊活，我只能传下去，也只能给你。”

救护车把他送回家，我给黄伯伯打电话。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只是死的人这一次不是一个陌生人。是我爸爸。从小领着我四处做大了的师傅。在一场白事里我不是大了还是第一次。我只是个儿子一个孝子。从黄伯伯那里我也是第一次知道，爸爸原来一直想做个海员。他也曾有过自己的梦想。在我的记忆里，他甚至没有年轻过。我看他的一生就看见了我自己的。

在深夜就我和他两个人。他躺着我坐着。我把遮挡他的白布打开，也是第一次认真的看着他。想起小时候，他带着我去做大了，开始领着我的手，后来走在我旁边，然后他走在前面，最后我走在他前面。突然之间他就老了，不再和我一起出门。但每次我回家，看到他时，我能感到他是欣慰的，就像他是个老师看到他的学生得到了一个特别棒的成绩。他唯一的心愿是看到我结婚生个儿子。我也没有满足他。

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这一生到底做过多少白事，送走过多少人，现在他也去那里。在他离开的最后时刻，我一直守在他身边，从他眼里我没有看到一丝一毫的恐惧，只有平静的呼吸，直到停止。他也不再说一句话，不再睁开眼睛，但我知道他心眼里是清醒明白的，他在回顾他这一生，像一场电影的回放，从最后面往前看。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马上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人，都会这样。我才发现，等我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几乎都是冰冷的。而我要的做的是让冰冷的身体尽量体面。突然想起爸爸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死者更要有他的尊严。他必须得到尊重。”生命可能在我们拥有的时候，是微不足道无

人注意的，是受到我们完全忽视的。只有在死来临的时候，生命没了不再是你的了，我们才突然发现它的珍贵。

摸着我爸的手，感觉真像一块冰冷的木头。真像他说的，他成为了一棵植物，一棵老植物老灌木。

我对他说：“你这个资深的老大了，现在也安静的成为大了给开光时整理面容衣服，往手里塞上纸做的元宝的人了。从前你做这些的时候多么熟练。我从小就是看着你做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怎么的，我也就会了。多神奇。在邻居的孩子都还在玩游戏的时候，我就只能跟着你，与死人打交道。弄得我的童年都是死人。从懂事开始我就知道，人是会死的。我问你：‘死是什么？’你回答我：‘死是个游戏。’

‘是和捉迷藏一样吗？’你说：‘差不多。躲起来，没有人能找到了。’

我亲眼看到我爸被推进火化炉的，看着他炉子里的火烧起来。他就像个被点燃的火柴，燃烧明亮的火把他团团围住。特别像一个蚕茧在火中烧着，最后化茧成蝶？每个人都会这样吧。

我和我妈租了一条打渔的渔船，那天风浪很大。船开没多久，我就吐了。海水也不蓝，天是灰色的。不知道是雾还是雾霾，反正看不清远方。我却想让船往海里再开远点再远点，圆我爸一个海员的梦。当我把骨灰撒向大海的时候，开船的人跑过来对我说：“这里不能喂鱼。你们撒鱼饵也打不上多少鱼。今天没有鱼群。”

现在大了特别忙，已经很少与我们喝酒讲他的白事会。他忙着恋爱。朋友圈里总能看到他晒的幸福照片。我给他打电话，他说：“我已经把寿衣店卖了，打算开车带着我妈和女朋友的妈，全国的旅行。让她们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不要让她们就这样的老下去最后离开我们。”

如果死不能选择只能有一种样子，那活着可以有无数种选择。不是只有像一块钟表一般在忙忙碌碌中活着。

我告诉他，我要写他的大了故事。问他意见。他说：“太好了。写吧。让更多的人看到。等我回来，继续给你们讲。”

我们等着。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QQ：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获得上百个书单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址：http://www.ireadweek.com 如于某种原因，经常换网址 如果打不开，可以qq联系我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号。



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加小编QQ一起读书

QQ号：2338856113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20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1、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2、 每年豆瓣，当当，亚马逊年度图书销售排行榜

3、 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5、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著

6、 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7、 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8、 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9、 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10、 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和得到电子书

也可以在我的网站（周读）www.ireadweek.com 自行下载

更多书单，请关注微信公众号：一种思路

